

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四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檉梓

獻替

章公濫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  
平詔以兵從海道北征公執不可曰鄉兵農人  
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  
也上不憚而罷公繼奏曰兵已入閩俾還州

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  
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 太祖

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

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

治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

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

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  
丞相復諫不從乃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

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  
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乃曰  
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  
死之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群臣

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

臨朝卽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

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

獻替  
曼山館

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胡文穆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

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與枝附扳坐

誣害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行狀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

釋之之賢溥封曰世豈無釋之但無文帝寬厚

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

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



嘉納之 古穰襟錄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建言請封禪羣臣亦多  
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士胡廣之  
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謝璉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  
覆萬餘言皆裨實用

英宗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  
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

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  
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  
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陛下者  
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  
凡四千人悉褫職

李公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  
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獅象韃官  
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  
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  
自宸衷爲萬世計 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



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  
之患蓋公筮仕卽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  
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以應虜公言  
始驗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  
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  
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卽 詔天下賢  
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錦木衛囚止各

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  
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  
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  
爲忤也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  
以元舅會昌侯總營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

矣復希恩澤

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

祖

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

后知之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

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爲例耳

英皇以景帝薨

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幽

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憫

上惻然

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

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匭  
名書指黜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

格岳季方與呂文懿入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

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

榜構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

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弗究吉

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

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

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

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

知官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

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



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傾俊俊死

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

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

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張

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

跪於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

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專

爲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

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  
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  
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命  
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  
柰何以貨得之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  
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  
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

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爲激切或指內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劉公珣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冒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  
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不揆狂  
躁上干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爲上解乃  
得薄謫

楊守陳嘗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旣  
混一卽命儒臣修元史太宗靖難後史官不  
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  
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景帝已復位號而